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梅兰芳

罗怀臻

中国伶人讲气节、讲风骨，乃古已有之。记得1983年前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时，某日去班主任陈多老师家里谈剧本选题，我向陈老师报告最近看了任二北先生的《优语集》，对书中记载的古代优伶的气节风骨深感敬佩，打算以唐代优人成辅端的故事创作一个剧本。说到成辅端的名字，我有点不自信，究竟是成辅端还是成辅瑞，生怕记错了。陈老师让我查了书，弄清楚了是成辅端，这才开始进入正题。

经历那件事，一方面使我明白了治学所需要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则使我从此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伶人，关注他们在江湖和庙堂上的言行。随后我又读了王国维的《优语录》和任二北的《唐戏弄》，对古代优伶的秉性操守有了更多了解。42年前的那次谈话，促使我于当年创作了平生第一部被发表的剧本——京剧《古优传奇》。在《古优传奇》剧本里，我塑造了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古代优人笑伶仃。从笑伶仃的原型“优孟衣冠”和成辅端的故事，到元代的关汉卿到清末民初上海的京剧名伶潘月樵，到抗战时期的梅兰芳、周信芳，再到勇于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徐玉兰、王文娟，包括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豫剧演员常香玉、粤剧演员红线女们。为什么说戏比天大，这个戏乃是戏理，是戏中表达的天理良心、爱恨情仇、忠孝节义、家国情怀。故此凡被称为伶人伶王者，必是勇于仗义执言、敢于犯颜直谏，甚至舍得毁家纾难、杀身取义之人。这也是中国伶人与中国戏剧的一脉正统。

（书法）毛节民

梅兰芳作为中国京剧乃至中国戏曲演员的代表，其所为人称道的不仅是高超的艺术造诣，也是艺术家的人品艺品。尤其在白色恐怖外敌入侵的危难时节，梅兰芳蓄须明志，坚守人格底线，表现出中国自古以来的伶人气节与风骨。在当时，多少政治权贵纷纷变节投敌，多少文人作家纷纷向侵略者献媚，为日寇歌功颂德，粉饰侵略战争，甚至无耻地歌颂“大东亚共荣圈”。而身处敌占区上海的梅兰芳，则面对敌伪的威逼，蓄须明志，大义凛然，表现出为人称道的伶人本色。

抗战时期的上海，不仅梅兰芳如此，周信芳也是如此。梅兰芳与周信芳的做派也都与他们的性格甚至流派的风格相一致。梅兰芳“出淤泥而不染”，周信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梅兰芳蓄须明志，离开舞台；周信芳慷慨发声，上演《明末遗恨》《徽钦二帝》。梅兰芳未享高寿，也未曾经历特殊政治年代的磨难，周信芳则未能幸免。记得吾师陈西汀先生曾对我描述，周信芳被“架飞机”批斗时，虽直不起腰，但头仍昂着。这个身段我在彭德怀被批斗的历史照片中看到过。周信芳与彭德怀，都是铮铮铁汉，他们的头颅都是高贵的，是不肯轻易低下的。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对现今一些所谓文化精英表现出很深的失望，称他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文坛如此，艺坛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困难或威胁，能与梅兰芳、周信芳在抗战时期所面对的困难与威胁相比吗？今日之文坛、艺坛、剧坛，既没有日本人的刺刀和汪伪的监牢，也没有大检举大揭发以及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划清界限的胁迫，顶多也就是一点名与利的诱惑。可在我们文坛、艺坛，竟目睹了多少为了攀附上司提升级别甚至想混进某个既得利益小圈子里当个什么评委，乃至出席个什么露脸的会议，便不顾尊严，投机钻营，有时为了一点眼前利益便不惜写匿名举报信，编造谎言，出卖同类的行径，实在令人不齿。

上海是曾经诞生左联、曾经见证抗战时期的梅兰芳与周信芳们讲风骨的城市。抗战时期上海也出现过叛徒汉奸，和平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出现过检举揭发，甚至诬告殴打父母师长的不孝之子、不良之徒，即便现今和平安定的时代，也有为了一己私利、一官半职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宵小之人。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古往今来从事戏剧创作与表演的人，大都把节义放在首位，否则愧为艺人，枉为伶人。一座崇尚英雄的城市，应当承续英雄的精神和君子的风骨。

今天，缅怀抗战时期在上海坚守民族气节、坚守伶人风骨的梅兰芳先生，就是要招回伶人的魂魄。纪念为了唤醒，唤醒为了传承。没有风骨的人如何创作出有风骨的作品，如何演得好有风骨的角色。让梨园人像梨园人，让戏剧人无愧戏剧人，这便是我们纪念梅兰芳的意义。

也谈贝聿铭

李振宇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大展在上海落下帷幕，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观者如潮，反响热烈。作为最成功的国际建筑大师，他的一系列重要作品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鲜明的个人的风格，令人赞叹。

在上海浦东新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校区是贝聿铭先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作品。其中的一期组团，当为贝先生亲自设计。当时贝老已近耄耋之年，但对他这样一位睿智且长寿的建筑师而言，也可算是年富力强之时，堪称贝大师留给我们上海的真迹和力作。

从总体布局来看，中欧校园采用了模数化和庭院式的布局原则。采用了3.6米为基本模数的网格，这个数字既符合教学楼等空间开间需求，也是中国传统模数化建造的延续。教学楼沿中轴对称分布，但通过走廊、连廊的错落连接，形成一种松弛有致的秩序感。校园中央是镜湖水庭，不仅调节小环境气候，更提供了建筑间的视线渗透，整个校园宛如一座开放的现代中国园林。

在校区核心位置的图书馆，以贝聿铭标志性的几何语言和光影手法，打造了一座殿堂。它以方形为基座平面，加入了45度斜向轴线的空间变化。立面随着高度上升逐渐收进，顶部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十字形的玻璃天窗。远观整座建筑，轮廓方正规整，灰白相间的色调沉稳大方，给人以端庄肃穆的第一印象。步入馆内大厅，内部空间充满变化：图书馆的中庭平面并非方形，而是一个八边形，八角形的中庭一直通到顶层，仰头可见十字形天窗将明亮的天光均匀洒入室内，效果非常生动。

中欧校园细部设计的关注也令人叹服。外墙采用了精致的浅灰色花岗岩贴面和白色墙面相结合，花岗岩板的尺寸和铺贴纹样都经过精确安排，使水平灰色条纹与窗洞排列相协调，在不同楼栋之间保持一致的标高线，整个校园远看过去有一种连贯的韵律感。

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中欧校园的特点：第一，几何形体。中欧上海校园整体造型以方形和三角形为基调，并局部融入圆形元素，体现出纯粹而强烈的几何美学。第二，庭院空间。校园采用传统院落式的布局，但“围而不死”，建筑围合出多个尺度适宜的庭院，讲究开合有度、虚实相生，使庭院空间既有凝聚力又保持通透开放。第三，黑白素色。建筑主体立面以黑、白、灰三色为基调，所有固定构件皆素雅无华，仿佛中国水墨画中的基调。而室内陈设、艺术品以及四时景色略加色彩，点缀其间，使空间富有生机。第四，砖石建构。在细部上大胆创新，砖、石、玻璃和钢材交织拼接，形成独一无二的建构。贝先生用青砖设计的一系列底层漏窗，正方形立面，砖制窗棂45度交叉拼接，内侧安装玻璃。匠心独运，工艺精致。对青砖的细腻运用胜过了香山饭店的压顶和墙面，后来在苏州博物馆也考虑材质耐久的原因转而使用黑色石材。砖制漏窗，已成贝先生作品的绝响。

我在同济大学求学的时候，有幸两次听过贝先生的讲课。我的导师陈从周先生，是贝先生的挚友。陈先生曾为贝先生北京香山饭店设计担任园林顾问，留下了“千里驱车到京门，入林唯恐不云深，老来清福何曾减，我住香山第一人”的诗句。陈先生也跟我们讲过与贝先生的故事，比如重访狮子林的感悟，外滩轮渡上带着法国摄影师拍纪录片，在陈先生家里吃橘子等等。今天，两位大师都已作古，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和思想，仍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正如贝先生所说：“建筑是有生命的，它虽然是凝固的，可在它上面蕴含着人文思想。”

青山隐真玉

王成伟

在纸媒为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出生于的湖北十堰那个名为“青山”的小镇，冒出一个叫“张玉真”的神秘人士，一篇又一篇的通讯或诗文在县报上源源不断地发表。那个无人问津的深山里，能把文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的，实在稀罕。

作为一个对世界还懵懂的中学生，我无从知道那个叫张玉真的奇女子是如何活着，也不知道她年龄大小，难以想象她如何在床榻上挥就出一篇又一篇的奇妙文字。一个家住钱家河的同桌曾说，他家离张玉真家很近，让我羡慕了整个初中时代。直到父母告知我，她是个高位截瘫的残疾姑娘，家就住在距离我中学不远处的钱家河边。瞬间，平淡无奇的钱家河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就壮阔了起来。

当年曾冒过去探访的念头，却始终没有勇气去触碰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中学毕业没几年，我们家搬进了城里，随着日后求学工作、离开家乡奔赴异地，我鲜少有机会回到青山，也渐渐失去了她的消息。哪怕后来偶尔听说家乡媒体把她赞誉为“十堰的张海迪”，也不曾想过今生有缘与她相识相遇，大家都消失在各自的命运轨迹里。但“张玉真”这个名字，却始终像小镇的那座大山一样横亘在我的生命时空里，一想起来便为她暗自心忧。

没想到庚子年冬天，我与牵挂了二十多年的玉真相见了。那是从上海返回家乡筹办一场文学活动，我在舞台上全神贯注主持的时候，没留意到观众群中有位残疾人坐着轮椅抵达现场在台下静静聆听。那场星光闪耀的名家见面会结束后的晚宴时分，玉真通过活动微信群添加了我的微信，问我是不是青山老乡，是不是写了一篇青山小镇的散文……那会儿，我尚在酒桌上与全国各地的贵宾们觥筹交错，虽然只是醉意尚浓时拿出手机仓促地一瞥，却看到了玉真的名字，心里便惊叫了起来，那可是我中学时代的小镇女神呢，如今她住哪里，这些年她经历了什么……无数的问题瞬间悬浮在我无法停止的应酬间隙，巴不得与其快点相见。

经过三四天紧张的忙碌，活动终于结束，送走了全国各地的宾客。临返回上海那天，终于腾出半天时间，邀约了几位家乡作家一起去郧阳福利院，见到了刚过天命之年的玉真，为她送上一束生机勃勃的鲜花。那天上午，阳光出奇地灿烂，我第一次抵达郧阳福利院，玉真穿了一身喜庆的红衣，静静地躺在福利院二楼一个单间里。大家虽然初见，却异常兴奋，不停地询问、合影，有聊不完的话，冬日的暖阳、怀里的鲜花让她的面色格外红润。

当晚回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能为玉真做点什么。很快，我受家乡梅洁文学馆委托招募志愿者团队，十余名热心的青年男女经过自主报名成为志愿者之家的成员。我特邀了玉真加入，不在于她要承担多少工作，只希望她多一群可以嘘寒问暖的好友，哪怕不常见面，也是一种明亮的牵绊。志愿者大家庭里每个人都很有公益心，都很喜欢玉真，还有专业医生特地登门探查玉真的身体状况。后来，我运营的文学公众号专门策划了玉真的个人专栏，精选了她的数十篇小说散文向各界推介，引发一些名家的关注，野莽、聂鑫森等多位作家寄书赠诗鼓励，玉真开心不已。

这几年，玉真在福利院也有诸多不易，尤其是两次被护工烫伤的消息传来，让人心惊。玉真的父母多年前已病逝，她人生苦旅里的每一步都走得艰难。阅读她的文字，却那么淡定从容，全然看不出岁月的沧桑，多数篇章里甚至看不出她是位高位截瘫、生活无法自理的女性，精神面貌甚至比不少四肢健全者都阳光，她像青山深隐着的一块经过岁月淬炼的真玉。

许是文学赐予了我们今生的尘世相逢，是故乡那片青山凝结了两个写作生命的乡情与友谊。感恩上苍让她在万般苦厄中蹚过曾经的生命之难，前路依然漫无边界，除了祷祝玉真余生安好，我对遥远处青山的山神再无他恳求了。

编者按：

翻开历史长卷，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通过市委老干部局组稿并刊发一组老同志们亲历抗战的故事，每个细节都饱含岁月的沧桑与坚韧。让我们透过他们的视角，触摸历史的真实，感悟抗战精神的力量。

活捉一个鬼子兵

陈　霖

我出生于1923年，如今是双目几近失明的老翁，可那往昔在东江纵队的岁月，却在记忆里愈发清晰，仿若昨日之事，挥之不去。那些烽火岁月里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活捉鬼子兵的经历，更是刻在骨子里，有别样的滋味在心头翻涌。

1944年的夏天，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铁蹄肆虐，一路沿湘桂、黔桂铁路进犯至贵州独山，妄图逼国民党政府投降。彼时我于中山大学求学，校址在粤汉铁路旁的坪石。长沙、衡阳相继沦陷后，粤北局势骤紧，四处人心惶惶，乱作一团。幸得中大中共地下党组织号召，动员进步同学奔赴敌后，加入东江纵队抗日。我有幸获批，成为首批队员，这于我而言，是心愿得偿，更是革命生涯的开端。

从坪石前往东江敌后，需穿越国民党统治区。为避特务，我们几十人分组绕道而行。途经大庾岭时，踏上了红军曾走过的山路。山道荒芜，腐叶堆积甚厚，杂草乱石遍布。累了，便寻石而坐，饮一口清泉；有人跌倒，众人忙上前搀扶。一路上相互鼓劲，倒也忘却了艰险。老乡们含泪诉说红军走后，伤病员遭屠戮，农会成员遇害，青壮年大多逃离，村中只剩老弱。他们时常遥望北方，喃喃呼唤：“红军何时再回来？”这般情景，于我们这些初涉革命的学子而言，是最生动的政治课，更坚定了我们投身敌后的决心。

抵达东江敌后，我遇见了赵学。她腰间别着手枪，虽看似年轻，却因艰苦环境与繁重工作，透着一股老成劲儿。她言简意赅，安排我们休息，准备由小鬼交通员带我们穿越封锁线。次日夜晚，那十五六岁的小鬼来了，稚气未脱的脸上，神情却严肃异常。他叮嘱我们：“即刻出发，下半夜过封锁线，行军时莫要出声，紧跟队伍，遇况听令隐蔽，闻我哨声再行。”

广九铁路横亘东江敌后，铁路两旁碉堡林立，夜间敌军巡逻不断，这便是我们要闯的封锁线。夜色如墨，不见星光，唯余风吹树叶声与碉堡昏暗灯光。我们屏气凝神，蹑手蹑脚前行。临近铁路时，心跳如擂鼓。在路基下隐蔽时，十几个鬼子兵竟从头顶经过，那一刻，我紧张得几乎窒息。待鬼子走远，小鬼清点人数后，厉声命我们速跨铁路。一口气狂奔一里路，小鬼才让停下。此时，他露出天真笑容，问我们怕不怕，我心中满是对他的敬佩。

在东江纵队，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依靠群众掩护，昼伏夜出。1945年4月的一天，十几个鬼子兵来到驻地祠堂，叽里呱啦一通，不知所言何事。维持会报信后，才知他们是来索要粮、油、菜的。给了东西，他们便回据点去了。

没承想，不久后群众跑来报告，有个鬼子兵落单了，许是生病，跟不上队伍。我们三人埋伏在竹林路边，紧盯那鬼子。见他越走越近，猛地一跃而出，短枪直指，他当即举手投降，没费多大力气，便将其生擒。

夜幕落下，我们一个班押着俘虏前往支队部。行至三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敌据点，一条路通往根据地。那鬼子忽而指向敌据点方向，忽而摇头摆手，我顿时明白，他是示意我们莫走那条险路。我点点头，带着队伍朝根据地大安洞走去。

同年6月，我率小队在梅陇附近活动。一日午后，乡民来报，一股敌人抢掠后正回据点。我们设伏拦截，战斗打响，敌人迅速卧倒还击，退入祠堂固守。我们虽人多，却因装备悬殊难以逼近。用稻草人迷惑，敌人也不上当，还抓来百姓当“盾牌”。为保群众安全，我无奈下令停火，眼睁睁看着敌人扬长而去，心中满是不甘与愤懑。

这桩桩件件，桩桩是血与火的记忆，件件是难以磨灭的过往。那活捉鬼子兵的经历，那与敌人周旋的时刻，都化作了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

十日谈

亲历抗战

责编:刘　芳

竹篱笆再高，也挡不住人心里的火。